

片羽

人间物语

短文两篇

| 李敬白 文 |

白粉蝶

前一阵子去上海公干，傍晚在宾馆附近的街上走了走，无由地想到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《上海的街》，里面那句“我爱这只白粉蝶，仿佛它是真理扑扇的一角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白粉蝶不仅上海有，好多地方都有。它结伴起舞的样子，像是一朵朵白色的花瓣，飘散在空中。

只要季节对路，城市的公园、农村的菜园里都能见到白粉蝶，它飞行缓慢，很容易捕捉，蹑手蹑脚靠近停歇在花朵上的它，双手一合拢，察觉到掌心有轻微的痒，就知道它落网了。近观白粉蝶的翅膀，并不是纯白的，翅膀上也有少许黑褐色或黄色的斑纹，它在扇动翅膀的时候，这斑点就被忽略了。白粉蝶的翅膀似乎是用铅笔末拼接的，捏它翅膀的时候，指头上都会粘上些白粉末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做过简单的白粉蝶标本，那时没有太多的玩具，也没有层出不穷的网络游戏，玩虫子是孩子游乐的一大项目。捉来的白粉蝶压平整，在其胸腹部洒上风油精，用大头针钉在火柴盒里，但时间不长，它的翅膀就风化了，光秃秃的如战败军队的旗帜。

白粉蝶的前世是菜青虫，它缓缓蠕动着，进食的速度却很快，个把小时的工夫，好好的白菜叶就被它咬得千疮百孔。见到肥条状的菜青虫后，很难把它和白粉蝶想到一块，倒是觉得它和蚕是同类的，两者的生命周期大体一样，都要经历破茧方能化为蝶或蛾，与蚕蛾对比，白粉蝶的生命要长些，不过最多也就三十来天，脆弱的生命没有让它们消沉，它们或快乐地吸食花蜜，或安心地繁衍后代，尽管是真正的度日如年，但它们不会像人们那样陷入烦心伤感的事情中一蹶不振。

所有的花当中，白粉蝶似乎最喜欢合欢花，我记得老城区曾有一棵合欢树，五月前后，树上就会挂满绒毛扇状的小花，粉红色的丝质花瓣在风中飘动时，淡淡的香味吸引了无数白粉蝶穿梭其间，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“蝶恋花”，这既是宋代的词牌名，也是明清瓷器上的常见纹饰，瓷器上的“蝶恋花”象征着才子佳人的爱情，但瓷器上的“花”多是牡丹和菊花，因为牡丹、菊花分别代表富贵和长寿。瓷器上无合欢花却有合欢树，常和萱草放在一起，取嵇康所说的“合欢鬋(ju ā n)忿，萱草忘忧”意，古人认为，合欢和萱草能消除心中的苦闷忧愁。

油纸伞

戴望舒的《雨巷》是一条很美妙的巷子，行走其中的丁香姑娘，虽无清晰模样，然却让人着迷。她手中的油纸伞，是我关注的另一个焦点，看到它，我会想到卤菜摊，多年前，逢到雨天，本地的卤菜摊都会撑起一把油纸伞，悠长的卤香味无数次穿透雨帘，传入我的鼻息当中。

卤菜摊的油纸伞，比丁香姑娘的油纸伞要大很多，壮汉撑起它也要颇费力气，其伞柄取自杯口粗的毛竹，安插在设有圆孔槽的基座上。在伞下抬头仰望，是一片黄褐色，因色彩，我常想到了“皇天后土”这个成语，每个人都在皇天后土之间为生活努力奔跑，我们继承

了祖先夸父的优秀基因，不断地在追逐心中的太阳。

油纸伞以竹为骨，油纸为面，油纸之“油”为桐油，桐树果压榨出的油汁，刷到皮纸上，成为了具有防水功能的“油纸”。以往卤菜摊上不仅有油纸伞，还有摊主裁好的若干方方正正的油纸，这是专门用来包猪肉酱牛肉等卤味的包装，卤味的油脂浸润着油纸，油纸上洒出了斑斑点点的油渍，馋嘴的孩子，最终还要把油纸来回舔上几遍。

许是生不逢时或生不逢地，我没有邂逅过撑着油纸伞的女子，就是撑着油纸伞的男子也很少见过，本地居民，雨天多用黑布伞，雨季，于高处观望菜市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使得原本阴沉的天气变得更为黯淡，但嘈杂声依旧，水产、蔬果、肉品混杂的气息未减半分，买卖双方的心情一直没有受天气影响，人间的烟火是雨水浇不灭的。

在江南，菜市场定然也有这样的场景，只不过是油纸伞取代了黑布伞，风雅之地，绝对有风雅的日子。有一年雪天，我行走在杭州的西湖湖畔，走至断桥处，我想到了白素贞和许仙，民间故事中许仙，撑着油纸伞，在江南邂逅了爱情，人蛇虽殊途，但在油纸伞下，有情者终成眷属。

艺术作品中的油纸伞，可以风花雪月，也可以激情澎湃。刘春华所绘的《毛主席去安源》油画上，天空中乌云翻滚，青年毛泽东身穿长衫，左手拳头紧握，右手挟着油纸伞，意志坚定地行走在山路上。泛红的油纸伞，像一个燃烧的熊熊火炬，即将点燃革命的火种。

在尼龙布折叠伞横行的现在，我怀念起油纸伞，还特意去网上买了一把手工油纸伞搁家里，想趁下雨时派上用场，但好几次都没想到，所用还是折叠伞，看来，我已不由自主地受现代生活所摆布了。



二分之一

摄影 搞活

卖茶

| 唐咏梅 文 |

正午。大晴天。三间小店门前，长方坪场上摆开两个茶摊。两把黑伞的圆形阴影，罩住茶几上摆的两杯茶，两把靠背竹椅紧挨茶几脚架边，空椅子晾在那儿。茶摊隔开五六米远，靠东边的伞大得很，我特意从爷爷手里借的。

热浪一阵阵扫来，黑圈圆外，流溢滚烫金色的光。

我端坐伞下，浑身泡在火里。老伯招呼我坐到他店铺门口长条凳上，两只凳脚跨出门槛。

从早晨挑着茶担碰着露珠儿来河边村代销点门口，守着茶摊五个多小时，还没人买茶。邻座大娘也一样。这会儿她坐在老伯代销店隔壁茶馆门前矮脚方凳上，手中一把大蒲扇，摇着摇着停落大腿上。

高深柜台里头，伏倒在一张桌面上的聋古老伯打起了呼噜。后堂窗户外吹来凉爽河风，回旋于幽深店堂内。

我精神好得很。隔一会便冲进伞下，一遍又一遍把纱布掀开，捧起伞下木桶里的井水浇湿茶几、锡壶、玻璃盖板。一个大搪瓷缸，墨绿色带耳的，大碗茶，五分钱；另一小玻璃杯，两分钱。还半桶凉茶搁在老伯店铺靠墙过道边。

清早五点起床，挑来井水煮开盛入大铝锅，丢几把母亲做的谷雨红茶，红茶茶汤坐大木盆凉井水里，挑担出门时，两层雪白纱布遮着的木桶里，凉茶透出香甜。

玻璃杯又烫手了，我一口喝干温热茶水，又换上凉的。客人要喝凉冰冰的浓茶。

今天一早，金溪河上游各条山坳里的人走河边小路下来，赶墟场都要从门口马路上经过。正值“双抢”季节，逢墟的人比往时少，有爱俏的姑娘，爱逛电影院的小伙。

当然，多数是一个月九墟必逢（每逢农历三、六、九赶墟场）的当家男人，大清早走完四五里山路，到这已一身汗。

自然喝饱茶才出门的。没人停下来买茶。耐心地支起茶摊。洗得干净发白的木板摆两只茶碗，蓝光玻璃板盖住碗面，浓茶满溢。

十二点一刻，十二点半，一点……我不停地看幽深店堂里柜台内的座钟。

一点半，下面路口走来一个湿漉漉的人。

我飞奔回伞下，心突突直跳。

他放下压折提手的谷箩，坐长凳上，粗褂子脱下，扭出一股水流。拿旧草帽扇着，张嘴，鼓起腮帮子像鱼儿一样吐气，嘴唇干裂，嘴角堆起一层白沫子，他渴得紧。

邻座大娘摇着蒲扇走去，右脚踏门槛上，朗声笑着给他扇着凉风。我脸一下胀热。刚才他经过我的茶摊时，明显地看着玻璃盖子遮住的浓茶。她的雪白搪瓷缸洗得可干净，可透明玻璃杯茶水清淡，显然省下一半茶叶。

老表，给你端碗浓茶来，还没天光，古井里担水煮的，自家春上做的好茶，大碗，五分。她没等人家点头，便将白瓷碗送他右手边，那人笑笑，掏出五分钱硬币。

真好笑。谁不是大清早起床挑水来着？谁家的茶不是新出的？谁不是从那口古井石壁缝里接山泉水烧茶？我坐正身子，心里愤愤地。

又来了，一个敞怀拄拐杖的老爷爷，我伸长脖子老远便瞄着他从右首边机米厂墙头外一路上来。心又提起来。他一坐到长条凳上，我便抢先一步站到门槛边儿，心里打好草稿的话，却一个字说不出口。急得直冒汗。

她也来了，干脆站门框边儿紧挨老大爷，侧身唠起家常，仿佛和他相熟几十年了。老人掏出两分钱，眼睛看我，好家伙，她出手真快，顺手掙了去，快步端来一杯茶。

我飞快地回坐竹椅上。两点多了，茶几一角晒着太阳，我将伞挪转一点。心急气促，将大碗浓茶灌进肚皮，呛出一点眼泪。

太阳躺进屋后河边浓荫里，不断地有人往家赶了。一顶又一顶半新旧黄草帽从身边飘过。我没再往店门口那边站着。我已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了。我的茶好，人家也看得见。

我安静地坐着。盼着一顶草帽、一双打满灰尘的草鞋在茶摊前停下，掏出沾染汗渍的五分钱、两分钱，响亮地喊声：来，妹子，给我端碗茶来，冰凉的。

我背对店门口那张长条凳，瘦小脊背挺得笔直，目视前方，余光瞟向倾斜凉阴里冒出一个又一个汗津津的人。

一个头戴草帽、右手臂勾一把黄伞的男人，松松快快走进店里。大晴天还带伞？他是一个乡下人公认的媒官，每月九墟，专门坐进墟上茶馆里给人说媒来。喝足了茶才回来的。大娘却说他买了两分钱的小碗茶。

大娘凭着她的好口才，接连卖出十大碗茶，小碗的还没计算。

回想两年前，我一个人摆茶摊卖一大桶茶的光景，心里难受。记得刚开张不久，有回大娘来店里打猪油，看茶卖得好，下一逢墟日便搬来家伙和我并排摆起茶摊。她在村小学食堂办伙食，和我也是熟识的。那时她很和气。他们总爱喝我的茶。

今天不一样。她好像整个人都变了，她比我早到，一来便没拿眼睛瞧过我。几次张嘴想喊她一声大娘，都被她阴冷眼色压住。

座钟响过十六下，回家的山民一个个走进老伯店里，再买点洋油、火柴、肥皂，打点猪油、酱油、烧酒，坐下歇歇汗，买碗茶喝。

腰里鼓着钱包又有闲的男人，径直走进隔壁小茶馆。

正胡思乱想时，忽听得一串脆亮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马路下边飘来。笑声近了，墙外露出一顶雪白草帽，一件白底蓝花儿的确良衫子，雪白裤子垂到米白软胶凉鞋上；她侧身从我身边走过，她的汗是香的。嘴唇抹过胭脂一样红，大眼睛一扑闪，清冽甘甜山泉水就溢了出来。她坐在长条凳上，摇着蒲草编的扇子。

聋古老伯喊她阿志。她真好看。我想端一碗茶送她手里，看她小口啜饮红茶汤。

她身后远远地跟着个浓眉大眼的高大后生，他咋没一块进店歇着，给她买碗凉茶？

一整天，锡壶里茶水喝完。肚子咣咣地响。天色阴下来。阿志也走了。座钟敲响十七下，五点钟了。换上屋内桶里的凉茶，茶碗端端正正摆好，黑伞收起。

一定还有人在路上，一定有人会来买一碗茶。